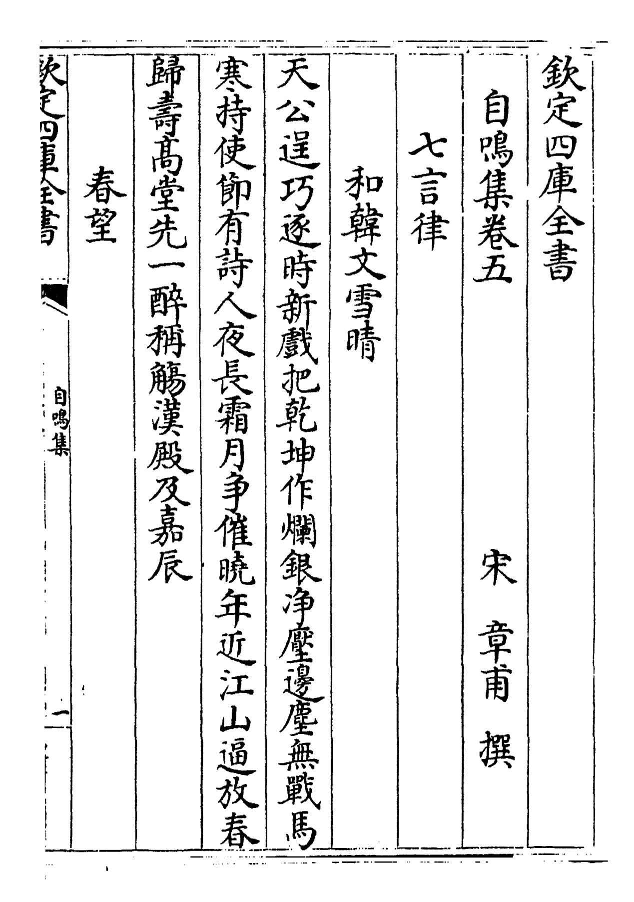


集部



自鳴集卷五

宋 章甫 撰

七言律

和韓文雪晴

天公逞巧逐時新戲把乾坤作爛銀淨壓邊塵無戰馬寒持使節有詩人夜長霜月爭催曉年近江山逼放春歸壽高堂先一醉稱觴漢殿及嘉辰

春望

東風吹水豈容平小雨催花却易晴旅燕欲來春社近故人何處晚山橫不才媿忝諸侯客苦思難攻五字城芳草滿庭無一事竹間幽鳥變新聲

送張楊子

堂上絃歌吏早休三年官舍冷於秋諸公極力爭推挽野老何知欲借留去矣青雲皆坦路歸歟明月只扁舟都城故舊如相問草滿空山自放牛

憶王履方

江頭今日少風埃時有閒雲出斷崖入網河豚來近市爭巢野鵲墮空堦偶行芳草得佳句不見故人無好懷愁送客帆西去盡日隨潮水到秦淮

送張王叔

春風端的解相期吹盡桃花作雨飛政苦無錢供劇飲可堪臨水送將歸窮愁度日添詩卷老病憂時減帶圍後夜思君望銀漢雙星會處有光輝

送李清宇

行李過門復小留劇譚同此小牕幽三杯酒力客愁破一夜雨聲春事休舊燕尋巢元未毁新鶯出谷自相求槐牙準擬供湯餅初夏重來定到不

和韓無咎使君弔李謫仙

力士能令妃子嗔長安無復謫仙人宫袍却换江東酒野服終為帝外臣孤塜道傍空怨結兩峯煙際自愁顰騎鯨捉月知何在太白光芒夜夜新

賢府主禱雪而應喜極有詩

湖海雙魚久不傳幽人門巷轉蕭然寒威直與酒為地

雪片忽共梅爭妍自撥小爐猶有火擬留佳客苦無錢

金篦刮眼何時得咫尺春風欲換年

和朱少翁除夕

破曉東風又礫鷄人心物態兩推移建瓴歲月令將老

漂梗江湖少不羈獨坐舊諳為客味長愁新賦悼亡詩

多慚府主鶯花約歸去西疇恐後期

送十八兄

故園别去踰三紀男子生來志四方千里勞君雙足趼
百窮笑我兩眉長雪深客舍衣裘冷春晚家山杖屨香
歸省松楸終有日臨分老淚亦沾裳

苦旱

巫歌瓦鼓自村村下鬼安能謁帝閽盡室每愁風卷屋
何時得見雨翻盆久無蚯蚓來堂上頗說飛蝗集穀根
投老躬耕營一飽客懷歲晚不堪論

送張安國

萬里煙霄早致身一麾到處作陽春隨時用舍知無慍落筆縱横信有神江國雲山愁送遠桂林風土獨宜人笑談坐攝羣偷化便合歸來據要津

和周師禹所寄

九載光陰俯仰閒百年人世幾悲懽竹樓夢斷傷春晚雲壑書來喜歲寒别久更憐詩筆健愁多須放酒杯寛相望江北江南路栁絮隨風又作團

次仲韓韻兼簡若晦

世途時事兩艱難上水船行八節灘旅鴈喚愁秋已盡隣鷄驚夢夜將闌醉狂終是心情懶老瘦非關骨相寒閑憶能詩俞與趙久無妙語發毫端

張王臣自湖南官滿趨朝舟過白沙和惠資福二詩末章見及次韻

別來身世轉乖違老病交攻若有期目力半昏難結字心情全懶罷吟詩魚沉湖海無書日犬吠柴荆有客時三逕莫嫌猶寂寞地偏花木得春遲

叢桂書齋念昔遊紅蓮幕府喜歸休秋風起柁蒹葭渚春月停橈杜若洲未用把詩輕萬户直須呼酒散千憂賛公亦是江湖舊更問君能少住不

次張子儀韻

半身江海慣浮遊邂逅今成客此州憂國幸逢年穀熟望鄉長恨晚山稠連天煙雨雙鴻鴈滿地風波一白鷗獨把酒杯悲節物何時弟勸與兄酬

燈夕韓使君惠谷簾泉

憶昨嬉遊不忍閒秖今但欲掩柴關短篸無恙客多病明月有情天若慳落日哦詩方袖手故人憶我未還山歸家且酌康廬水恍墮千嵓紫翠間

和劉巖隱道士

青眼難逢阮步兵白鬚新識老彌明清談罟洗塵埃盡妙句仍看欬唾成休說有身真是患但知得酒不須名焦桐更倩揮毫手要聽秋崖夜鶴鳴

題天開圖畫

史君新築北城隈舉酒標名綉斧來一覽江山因勝地四時圖畫自天開坐令宋史空盤礴豈有并刀解剪裁暇日莫辭頻領客年豐無事好銜杯

多日不收家信再和呈丁合州

郵亭盤礴已六日清坐了無塵事隨書寄弟兄猶未到夢遊京浙不勝馳江邊短艇雨千點竹裏疎煙梅一枝兒女未知為客恨但爭柑橘遶庭墀

呈胡德䍐

相逢縱酒又連旬醉倒誰知主與賓舌在莫談當世事眼明仍是故鄉人不愁春與花俱減但恨君如我更貧淮上風煙隨分好他年準擬作比鄰

戲荅王適一

底事重來淮上村九關難上阻司閽短衣他日欲射虎堂印何時看倒盆花著襟裾無定力雪侵鬚鬢有愁根天河且挽洗瘡痍若問甲兵君莫論

予歸自都梁魏子深來自滁州坐間酌酒

道路長年哭此身絶憐塵土涴衣巾飛花數點已愁客
歸鴈一聲如喚人州縣驅馳君欲老江湖流落我常貧
相逢却恨成匆遽不醉沙頭爛熳春

寄荆南友人

餘生自拚一虛舟未害尋詩慰客愁梅欲飄零猶醞藉
柳纔依約已風流關心弟妹無黄犬入夢江湖有白鷗
別後故人相念否東風應倚仲宣樓

過家留一夕曹文復和韻再作

賢聖何曾時一中扁舟但困打頭風按田外嘆裹糧之
還舍內嗟瓶粟空論事時遭瞋目視催科隔絶滿堂烘
匆匆結束又西邁望眼却隨黄鵠東

九日

登高長是易銷魂多病新來目更昏强引兒童追節物
久拚身世任乾坤江風冷拂烏紗帽籬菊香浮老瓦盆
回首西湖如昨日交游凋謝不堪論

王夢得意久出遠歸惠詩次韻

手栽桃李已成花久客歸心急莫彊别後新詩圓似彈
依前瘦馬鈍如蛙路長人困煎茶店春去鶯啼賣酒家
三徑未荒還寄傲只應清夢到京華

寄韓漕子雲

詔書淮上遂休兵玉帛相隨下帝京且喜王師還禁衛
獨煩使節在邊城轉輸積雪河冰合離别春風塞草生
細札催歸應不晚到家猶及趁清明

上黄漕

漢初曲逆未侯日窮巷席門誰見收固是知人甚難事

懸知同類合相求客懐夜雨打破壁世事春江横釣舟

為報能文韓吏部吹噓籍湜預名流

雨中簡李汝之

提壺勸飲方多病布穀催耕未有田老去情懐非宿昔

日長圖史得周旋客愁正是連山雨時事渾如上水船

問訊詩翁無恙否遥憐袒裼聳雙肩

燈夕戲簡胥直夫

小雨催耕苦未匀東風吹水起魚鱗兵戈關塞今年定燈火江城此夜新萬點飛花愁客子一天明月屬遊人舊時面壁居士何處笙歌作好春

次韓無咎盱眙道中韻

人家過午絶炊煙隴上羸牛挽不前冦退皇恩方掩骼民饑客飯只烹鮮觀風到處春隨馬棲水歸時月滿川王事獨賢無倦色雞鳴起坐屋三椽

蘇訓直方夷吾相挽同飯招隱

登臨筋力猶如昨興廢循環自有時青石獨存超士傳
粉牌新得省郎詩雲山改色風生座野鹿無蹤水滿池
勝處只宜文字飯不須紅袖苦追隨

重九前一日示弟姪

人生百歲未易滿我已五十仍加三異縣長憐九月九
故園遠在南山南緑尊青眼舊相得黄菊白頭還好簪
明早汝輩早同出脚力躋攀吾尚堪

九日憶俞若晦

出處殊途會面難君留湖上我江干黄花三度不同醉白髪數莖尤寡歡鶵立寥寥天地大鴈飛漠漠水雲寒登高時節還相憶朝露誰憐墜木蘭

愁坐

俗物滿前無好懐可堪時序苦相催飛蚊掃迹夜方静過鴈傳聲寒已來多病不勝杯潋灔遠遊只恐馬虺隤書窓愁坐令人瘦獨上江樓日幾回

同楊德駿任致道登北觀留題壁間

年來多病廢幽尋眼底風光亦倦吟歲暮情懷傷老大雪晴筋力試登臨一江煙水分南北千里雲山自古今杖屨頻來端不惡只愁東望起歸心

春晚寺居即事

晚晴烏雀喜窺簷客舍餘寒怕捲簾多病新來知本草安心老去讀楞嚴髮稀帽側頭慵櫛火冷香消手自添

閒吟

百念不生惟飽飯春山蔬笋十分甜

春風略不欺貧賤美酒真堪託死生芳草又依窮巷綠殘尊重與故人傾雨餘入饌添蔬笋晝永歌眠憶弟兄但得一壥供送老更將詩頌紀昇平

梅花白盡柳初黄春未平分日已長老眼明邊湖水綠閑愁來處楚山蒼高吟且喜詩無病痛飲方知酒有腸南北故人强健否誰知旅鬢欲秋霜

蒜山夜歸

雙雙鷗鳥落蒼灣點點征帆返照間多病久無鐘鼎夢

忘機長伴水雲閒江心古寺入圖畫煙際好山如髻鬟
踏月歸時聞短笛津頭知有釣舟還

野步

天寬地大我何憂白首行歌得自由窮既有神安可送
富如非義豈容求四時無出三春好萬事都拚一醉休
茅屋酒旗遥喚客餘寒未許脫駝裘

得蔡深源信

左右圖書一小軒閑門謝客蔡深源别來三歲喜無恙

老去百懷誰與言神魚不肯貪香餌天馬難令駕短轅

若憶當年常款曲茆簷軟語負朝暄

簡唐先生谷

蕭蘺落日鳥雀鬧江湖西風鴻鴈高病軀已厭秋夜永

農事更傷終歲勞窮愁滿眼未容遣俗物敗意時相遭

隱芝庵中有高士拄杖請來同出遨

送彬禪客

越王樓畔彬禪客爲法南游蚤出關曾駕鐵船衝巨浪

又擕錫杖過他山夢回故國非無侶身比孤雲只獨閑

君到諸方如問我年來多病鬢毛斑

即事

平邊活國不關儂晝永新添炙背功鳩婦仳離天欲雨

鵲巢低穏歲多風一彈指頃韶光半徹破顏時夢事空

但得餘生無病惱從渠南北與西東

湖上吟

誰家短笛吹楊柳何處扁舟唱采菱湖水欲平風作惡

秋雲太薄雨無憑近人白鷺麾方去隔岸青山喚不譍
好景滿前難着語夜歸茅屋望疎燈

自鳴集卷六

宋 章甫 撰

五言絶句

秋曉五首

窻間耿殘燈屋角照落月披衣啓柴關呼帚掃黄葉

曉色殊未分江風飄然起開窻看芭蕉露重葉如洗

不雨已三月草木無光輝籬邊舊菊叢生意良亦微

鴻鴈何時來肅肅楚天曉悲鳴向江南江北稻粱少

擾擾世間事悠悠眼中人幽懐與誰語獨立望秋旻

西湖遊上人相訪于白沙翌日如金山求詩

剥啄驚春睡蕭然湖上僧篝燈夜深語多説鑒巴陵宗師貪寂滅祖道益衰遲只有青山色相逢似舊時江草隨春遠沙鷗伴我閑殷勤東去水送子過金山

趙再可以通一所作梅雀求題

老去詩情在逢春秪欲狂飛來枝上雀似亦愛幽香

雨後十小絶以一雨洗殘暑萬家生早凉為韻

閑居何所宜把酒筴第一石田令有秋痛飲事可必

去秋旱太甚百神無不舉今歳感天公時有容易雨

暄濁氣未收夜雨聊一洗心清不受塵眼淨豈容眯

哦詩思遠人欲往無羽翰爇香閉門睡睡起香未殘

百歲已踰半知復幾寒暑此事當究觀勿共俗子語

長安卿相家一食費幾萬有功享固宜我輩且蔬飯

新涼可穿衣出門造誰家城頭有高樓散我兩脚麻

夢作吴淞去膾鱸擣香橙道逢湖海人歡宴如平生

却扇情未忍補衣計當早騷人愛悲秋秋色政自好

交情易翻覆世態多炎涼倦游將何之可樂唯醉鄉

書壁

禽聲春後變柳色夜來深老子關門坐無人識此心

六言絶句

浙江觀潮

萬仞銀山鐵壁三軍貔虎熊羆不怕蛟龍作横輸他解

事吳兒

太湖秋晚

處處橙黄橘緑家家蓴菜鱸魚昨夜秋風又起扁舟誰賦歸歟

鄂渚春光

黄鶴樓中月白鸚鵡洲前水流更有何人吹笛空餘春草關愁

題兩畫軸

緑樹無多雨過青山一半雲遮斷岸野橋春水閉門茆

屋誰家

晞髪松風蕭爽濯纓溪水清寒着我春容石上憑誰遊戲毫端

題惠老松竹圖

江湖上懶行脚松竹邊聊卜隣妙處即三即一畫圖非幻非真

風細聲音互答月明體用全彰二士為君提唱老僧無法商量

送劉道士之山陰閱藏書四首

破屋頻來叩户殘尊俄惜離羣揮翰他時說我圍棋暇日思君

世事雲烟變滅人生魚鳥飛沉古錦空多妙句朱弦誰是知音

拄杖横肩自如醯雞無覉從渠著脚千巖萬壑專心琳札青書

羡子孤雲野鶴笑儂枯木寒灰呵手自題詩送逢人早

寄書來

題畫

一牛鳴東西寺春雨洗南北山脚力未窮蒼翠夢魂曾聽潺湲

寺居

池水平鋪碧玉靈山側布黃金未就日邊清夢夜窻風雨驚心

海門殘照圖

斜日淡籠吳楚暮煙欲閉金焦未暇乘桴浮海那船曾趁春潮

七言絕句

書祖顯墨梅枕屏

我曾醉卧勇菴床酒渴依然夢吸江晚角吹回燈尚在眼花錯認月横窓

郡圃殘雪

半依籬脚半依城多傍梅邊水際亭最是晚晴斜照裏

黄金日射萬銀星

南風融雪北風凝晚日城頭已可登莫道雪融便無迹

雪融成水水成氷

城外城中雪半開遠峯依舊玉崔嵬池氷綻處纔如線

便有鴛鴦浮過來

寄金山良書記

浮玉山頭屋數椽同龕彌勒憶當年秖今輸與良書記

睡起晴窓看釣船

不向金山作主人春江鷗鳥定相親憑君與問寒岩樹今見桃花幾度新

葡萄

馬乳酸甜自售知眼寒久不見生枝中原有路人難到北客思鄉淚欲垂

磊落堆盤亦快哉無人能寄一枝來平生不識涼州酒漢水遥憐似潑醅

睡起

日長睡足傍簾櫳庭院初收落絮風葉底櫻桃渾可摘黄鸎不離緑陰中

襍説

襍説一

吾兒時不喜佛老以學佛者先壞其身亡其家敗國常而為天下蠹作排佛又以從老子法流而為莊周周之説謬悠無當作辨莊特楊墨之遺説耳比因閒居稍讀西方書所謂首楞嚴者始知天地之所以成壞人物之

所以生死因果之根源聖凡之階級明白徑直如指諸掌孔子之所謂性近而習遠亢倉子之所謂耳視而目聽列子之所謂有生生者莊子之所謂眞君存焉孟子之所謂心莫知其鄉周易之所謂神寂然不動盡在是矣特不須注解殊易解也雖然聞敎即菩提知見無見斯即涅槃不歷僧祇獲法身之言尚有所惑又讀圓覺經曰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辯眞實是即名爲隨順覺性

成就一切種智現世即菩薩之說則罔象之得玄珠混沌之鑿一竅可以立契於嚬呻謦欬之頃故以證悟了覺為賊作止任滅為病者南華之所謂禍莫大於德有心而心有眼宣父之所以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也又讀維摩詰經獨以默然深入不二法門則冉求之失問夫子之不答得於眉睫間矣猶疑其所謂非凡夫行非聖賢行不厭生死不樂涅槃一切塵勞煩惱為如來種衆生心行中求諸佛解脫等語近讀華嚴經云於有為界

示無為法亦不破壞有為之相於無為界示有為法亦不分别無為之性不以世間法礙出世間法不以出世間法壞世間法如來性即菩薩行菩薩行即如來性念念嚴淨無量世界而心無所着念念調伏無數衆生而我無所想然則固所謂尸居而龍現淵默而雷聲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無思無為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雖顯諸仁而藏諸用然洗心退藏於密而吉凶與民同患蓋以道之真治身其緒餘土苴可以治國家天下古

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自正心誠意始夫帝王之業
皆聖人之餘事爾況其幺麼者乎嘗試論之實際理地
不受一塵文殊之一吹也如師子王振迅萬行門中不
舍一法普賢之一噓也如象王回旋乃至毘盧著舸如
蓮花在水合而言之一也但體用交參正偏回互耳是
故至別峯德雲始遇入三昧則普眼中皆逝多林之神
變迎葉尊者定中不見彌勒閣之莊嚴善財童子斂念
即開豎說之則五十五聖位行布於彈指頃如海印頓

現横說之則五十三法門圓融於一毛頭許如帝罔相羅杜順禪師立四法界曰理曰事曰理事不二曰事事無礙豈非伯陽之所謂常無常有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仲尼之所謂道與器變通與事業邪論至於此舉足而入道場低頭而成佛道洒掃應對得君子之傳飲食日用知中庸之味孰為佛者孰為老者又孰能辨之哉近代李習之王介甫父子程正叔兄弟張子厚蘇子由吕吉甫張天覺張九成張栻吕祖謙朱熹劉子

羣之徒心知此說皆有成書第畏人嘲劇未敢顯言耳或疑其以儒而盜佛以佛而盜儒是疑東隣之井盜西隣之水吾兒時之童心也悲夫神人以道之真治其身緒餘土苴可以治國家天下聖人洗心退藏於密而吉凶與民同患盖不離於道之神可以發於兆外變化之聖大而化之之聖可以藏於不可知之之神道家之說與儒者之言其相合如左右劵但老莊與孔孟或出或處耳彼楊朱者知神人之先治其身而已雖拔一毛而

利天下不為也墨翟者知聖人之與民同患而已雖摩頂放踵以利天下而亦為之觀其為人足以疑天下後世天下後世亦以此疑之列禦冦之弟子遠取楊朱之說禖實於其書韓愈氏稱孔墨之師必相用不相用不足為孔墨吁亦怪矣吾自讀金剛經可以徑破二家之誤有道心者雖胎卵濕化有想無想皆滅度之肯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為乎心未入道雖初中後日以恒河沙身命布施亦無益也而況止於摩頂放踵哉所謂聖

人神人者殆亦不可以此為之也

襍說二

吾自讀書至孟子為聖人也孟子曰性善荀子曰性惡楊子曰善惡混韓子曰有性有情蘇子曰有性有才歐陽子曰性非學者之所急也吾從孟子不得不與諸子辨荀子曰性惡荀子果肯為惡乎楊子曰善惡混楊子之為善也其為惡者果安在乎韓子曰有性有情韓子之為善者其性乎其情乎蘇子曰有性有才蘇子之才

其非性乎歐陽子曰性非學者之所急也歐陽子之學何等事乎當孟子之時固有以食色為天性者有以為有善有不善者有以為無善無不善者有以為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者孟子獨以為性善又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又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又讀莊子書謂和理出於性和理生道德道德生仁義仁義生於禮樂然性善之說愈明後讀佛書以真如性為如來藏從本以來唯有過恒沙等諸淨功德一切煩惱法皆是

妄有性自本無故曰白净無垢識為無明所薰習一變而為含藏識闇然無記楊子之所謂善惡混者再變而為執受識我愛初生荀子之所謂惡者三變而為分別意識好惡交作韓子之所謂情也四變而為支離五識視聽亦具蘇子之所謂才也學道者復以真如薰習無明轉四識而四智其一曰大圓鏡其二曰平等性其三曰妙觀察其四曰成所作初無增減故號為如來特人昧其性耳性何負於人哉此孔子所謂性相近而習相

遠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吾即佛所謂阿鞞跋與闡提非了義也歐陽子平生不喜佛老而罪學者言性吾儕豈可為此翁所欺哉繫辭尚以為非聖人語彼何有於佛老云

襍說三

吾觀佛者皆談仁義竟不知何者為仁何者為義比讀莊周書曰古之治道者以知養恬以恬養知知和生於恬理出於知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

也然則道德為仁義之體仁義為道德之用後世人忘其本止知有仁義而不知有道德故老子有激而云逆求其言蓋欲合仁義於道德而言之也豈真捉提仁義者哉彼韓愈氏者斬然臆斷以道德為虚位以仁義為定名欲離仁義於道德而言之也果誰坐井而觀天乎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道德其虚位乎孟子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仁義其定名乎然則韓愈氏亦不知仁義為何物也近世二程氏之學始講明仁義之説至以

仁為覺者是知慈惠寬愛不足以盡仁之實求其意而未得耶嘗試思之盍反其本而已莫如莊周之言為有次序也方寸之地本静而明明而静故曰治道者以恬養知以知養恬恬以致其静知以致其明静極則無所於忤明極則無所於蔽無所於忤則無所不受無所於蔽則無所不達故曰德和也道理也德之字曰仁道之字曰義故曰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其明白徑直也如此正如學佛者以妙明之心修止觀之法以止

觀之力得定慧之稱或以慈心定為悲增菩薩或以無礙慧為知增菩薩悲智圓修同登大覺儒者之所謂仁義老子之所謂道德盡在其中矣吁安得圓機之士共談真仁義哉